

## ■第一阅读

# 含着眼泪的微笑 折断双翼的腾飞

□李佩伦

孙毓敏是位学以专、术以精，案头、舞台两擅的京剧表演艺术家。12本专著及其舞台成就，便合成了一个有学有术的京剧人。

知名表演艺术家孙毓敏其人其事，闻之于言传，见之于践履，会意之于其笔下自白，激赏于其红氍毹上的唱、念、做、舞。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毓敏评传》，从这本传记中，更见其许多未知的人生表里。

这本评传，把光明与黑暗交织出的往昔寸寸光阴，用语言建构为帧帧画面，折射出社会的雨雪阴晴，人性的善恶美丑，供人回眸，供人沉吟。那是一段浸透着血泪，浮动着啼笑，高扬着不屈头颅，行进着歪斜步履的生命的轨迹。近似绞刑架下的放歌，令人无语；活泼泼地戴着镣铐跳舞，令人沉思；因寻觅人生的真谛而苦闷，令人心碎；因迎接丽日中天而喜悦、而奋起，令人心醉。

毓敏身世坎坷，绝境是她生存的常境。黯淡的童年，心底总是浸透着苦涩。她寻寻觅觅，在无望中酿造着丝丝光影。沉重的青春，总在希望的门坎上跌出。心身两损，却是悲情化育出了一个倔强的灵魂。

孙毓敏的生命转折是拜于荀门。荀慧生大师识才爱才，引领她登堂入室，尽获荀派宝藏。恰应了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所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若将“句”字改为“艺”字，则更贴切孙毓敏的从师之道。

有人入而出，驻足于门墙之内，必是褒貌而失魂，点滴所得，难获神韵。有人浅尝辄止，只是皮毛相似。止步于自许，失去根基，何来花满枝头。有人已是尽学，墨守规范，不越雷池半步，失去自我，只是大师的身影。有人则是学而通，通而化，不仅占尽荀门风光，且能开拓荀门新境。孙毓敏当属于后者。

孙毓敏更为荀师归去，荀魂不失，为培养诸多荀门后人，用尽心机。在慧生师的大纛之下，百余才俊云集。不只荀派花开京剧艺苑之中，更让花种播撒到其他剧种的沃土上。荀派艺术之美，在众多剧种中获得了别样生机。

艺术的创造是自我的，艺术的传承是无我的。自我，在于刻苦求进，不愧为名师之后。无我，则是只为了心中的艺

术，不是为了艺术中的自己，甘为人梯，培养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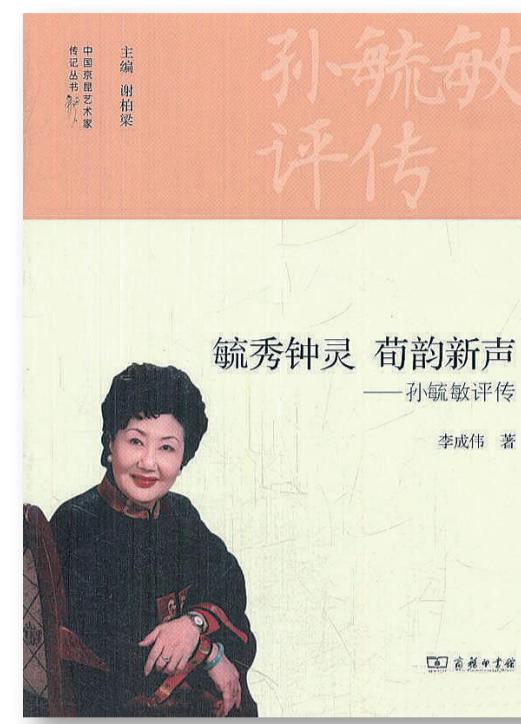
孙毓敏可贵之处，是她不自恋于我是荀派传人，而是钟情于我为荀派树人，为京剧事业从夕阳到朝阳的新的轮回奉献终生。

倘有事业意识，必然浓缩自我，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倘只是职业追求，膨胀自我，惟图一己虚名实利。孙毓敏为人师，办学校，传道艺，敬前贤。种种作为尽在大家耳目之中。故我又称她是京剧事业家。

孙毓敏不只搬演、新演荀慧生大师的骨子戏，而且还创作、改编了许多新的荀派剧目。剧目是支撑戏剧大厦的梁柱，并通过演员的舞台创作，成为某一剧种、某一流派审美特质的最集中、最生动的立体显示。我更知道，旧剧目只是看家戏，而新剧目才是发家戏。流派要继往开来，不致沦为断港绝河，必须为新剧目的创编投入精力。新的剧目，为流派艺术拓宽了空间，打开了视野。通过新题材的开掘，新角色的创造，为流派注入了新鲜血液，激活了新的生机，找到了新的亮点。这是流派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条件。孙毓敏对创造荀派新剧目的痴情、执著，正是源于她的艺术远见及作为荀派传人的孝子之心。

在京剧圈内，京剧表演与文学创作二者兼擅的不多。孙毓敏凭着12本专著的刊梓入世，称之为丰产作家并不为过。她的作品基本上是她的市井生命之路、舞台生命之路的写实。两条路多有交叉，她把两个生存空间又不时迭印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会表演、坚守本色、生活中的孙毓敏；和一个最擅表演、创造多样人格的，舞台上的孙毓敏。前者有着生活中做人的色调单纯性，后者有着舞台上人物创造的色调多样性。二者相反相成，这是基于她做人、从艺的可贵的道德坚守。有些演员因不断在台上虚拟自我，积久成疾，无意中失落本真。而台下的孙毓敏依旧是不加雕饰的、本色的“这一个”。

她的著述文道相偕，情理相融，从不以游戏文字游戏人生。她敢于担当，笔触深入事象深处，真情不掩，刚柔并济。读其文章，仿佛在听她从容地一道来，不故设语言障碍，不卖弄梨园套话。她不求文字奇，惟求人心。不少文章读来轻爽爽，掩卷思之，有时心底沉甸甸的。



## 毓秀钟灵 荀韵新声

——孙毓敏评传

李成伟 著

商务印书馆

当今文坛一片繁荣景象。坚持为时为事而作，以中国心，写中国事，发出中国的声音，以正能量还馈于社会大众的作家很多。但也有不少人，咀嚼纯粹个人愁怨与愤懑，斜睨的目光寻找着他定义下的不公与黑暗，发泄着对真善美的诅咒。孙毓敏的作品，是为凸现良知而作，进而使人品味良知。

她的文章题材，基本上是对舞台上下，菊苑内外的人与事的书写。由于她精通京剧三昧，熟悉中国戏曲文化生态，由于她的生活的起伏跌宕，对戏曲对人生往往有自己独特视角，独特感悟，独特开掘。不少凡俗人事，在她笔下却能让人感受别样风味，令人思而得之。或是由此及彼，让人放眼看开。或是小中见大，浅中见深，引领读者

姜宏教授的人生是绚烂的。

他是一位名医，骨科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其专著《腰椎盘突出症——重吸收现象与诊疗研究》多次再版，是该医学领域的佳作。而在专业之外，散文集《谈笑往来》《穿越记忆》《杂话生书》和摄影集《纵横光影》不停地问世，生命之树在他的身上萌发出多姿的倩影，显现着袅娜的风情。而新著《漫步时空——一个医生笔下的人生》更是让人欣喜连连。

弃医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是不乏其例的。鲁迅的转行，几乎是家喻户晓，同时也让人备感敬佩。救国必先救人，而救人并不是疗其体魄，而是要强其心智。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此种跳槽，在那时并非是鲁迅的特例。几乎同时，鲁迅文学上的“伯乐”恽铁樵先生也经历了同样的人生转折，不过，他不是弃医，而是弃文。恽铁樵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难得的文学奇才和编辑大家，现在已淹没在浩繁的文学史料中，不大为人提及了。辛亥革命后，年轻的鲁迅深感这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的不彻底性，作文言小说《怀旧》投诸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小说月报》。这篇处女作，被主编恽铁樵发现，并公开发表出来，一时燃起鲁迅先生对文学的自信与热情。也几乎是在同时，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悄悄将《桃花劫》《伪新娘》两篇小说习作寄给了《小说月报》，不久即获恽铁樵的来信，对其大加赞赏，令文学少年张恨水感念终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有着难得的文学眼光的大编辑恽铁樵先生，在留下小说《工人小史》等少量文学佳作后，便弃文从医了。

恽铁樵的弃文，同样也充满无奈。当时在“五四”前夕，国家贫弱，医学不振，他的几个小孩均因未得及时医治而夭折。这促使不屈于命运、聪明好学的恽铁樵决定放弃似乎是空疏无为的文学，而转而自习医学，悬壶济世。其意义在今天看来，应该与鲁迅的转行同样崇高，同样重要。十余年前，我在梳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撰写《恽铁樵评传》时，二十余册的《恽氏医学文丛》是我搜寻恽氏生平事迹难得的研究史料。恽氏后来在上海研习中医，倡导中西医结合，创办医学函授学校，终成一代医学大师。而文学，则似乎只能永远留存心底，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世事沧桑，造化弄人，每个人的命运几乎都肯定与时代相关。姜宏无疑是幸运的。他接受过良好的现代医学教育，先后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乃至成为博士生导师、骨科权威，这首先应该归功于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由于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人的性情、喜好，在安身立命的本职工作之外，也常常期盼拥有自得其乐的逸趣。这也应该是生命的别样花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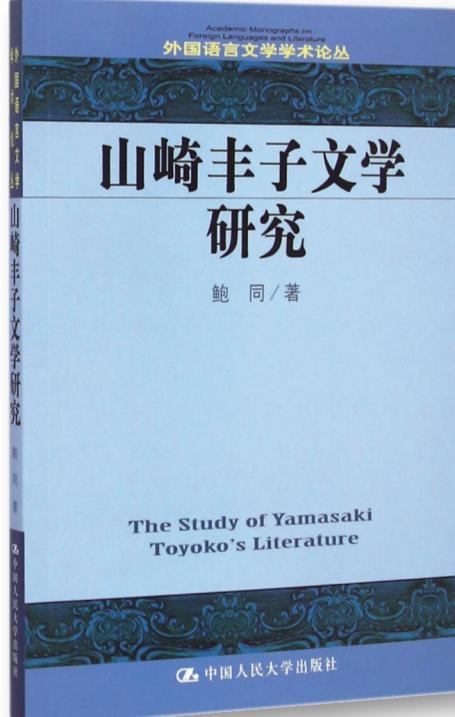
在这本散文集《父爱深深篇》中，他记载了作为一位水利工程管理者的父亲，对于古典诗词、书法的爱好。很显然，他父亲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喜爱，直接影响到了姜宏。这几年，我在复旦大学主持召开了系列当代著名作家的学术研讨会，诸如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阎连科、张炜、韩少功、范小青等等，只要可能，他总是兴趣盎然地赶来参加。正如作家范小青在本书的“序言”中记述的那样：“我们经常会在某一位作家的研讨会上，看到姜宏的身影，而我知道，在这样的场合，姜宏一定是最独特的一位业外人士，在作家、批评家、文学编辑组成的会场里，姜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最感人的一道风景。”在本书“名人风范篇”中，他详细记载了自己参加研讨会的心情。这自然与他青少年时的家教有关，与他珍爱的“逸趣”有关。

正是由于他对文学的痴迷以及在研讨会上的结缘，姜宏与许多当代作家都成了朋友。在该书结集出版时，贾平凹特意题字：“医者仁心”。阎连科的题词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既是对医学，也是对文学，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少不了这种精神。莫言有幅对联是：“虚心求智智，洗耳听福音。”这本是数年前莫言书赠给我的几副对联中的一副，我觉得很贴近姜宏的心性，特意转赠给他，倒也恰如其分。

这本散文集分“名校风光篇”、“随笔漫谈篇”、“音乐文体篇”、“诗情话意篇”、“追忆缅怀篇”等部分，随思随想，都成文章。也因天性使然，率真亲切，清新可读。

# 熟悉的陌生人

——读《山崎丰子文学研究》 □赵 聪



外国文学批评，有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有以文学史为中心的，也有以文学理论为中心的。对于日本文学而言，中国学者多将焦点集中于作家作品之上，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以求令读者充分体会日本文学“纤细之美”、“哀怨之美”。

山崎丰子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小说作家，尤以创作长篇见长。《华丽一族》(又译《华丽的家庭》)、《浮华世家》、《不毛地带》、《白色巨塔》等作品在日发行千万余册，被多次翻译成汉语。山崎本人曾受到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并与巴金等中国作家保持友好往来。为创作《大地之子》，山崎曾于20世纪80年代数次来华，足迹遍布大江南北30多个地区，在华时间超过一年，可谓中国的“熟人”。

专著《山崎丰子文学研究》(以下简称“《山崎》”)于2015年元月问世，是我国首部对山崎文学进行的系统研究，已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处收录。由于山崎所创文字大多涉及日本政界、商界内情，因此，日本民间对其研究持谨慎态度，官方则或回避或打压。然而，《山崎》作者仍能充分挖掘现有资料，历时6年，独立完成该作，体现了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品格和创新精神。书中很多信息是在国内首次披露，有助于读者重新了解山崎丰子——这位熟悉的陌生人。

《山崎》一书以七章形式对山崎的文学创作生涯进行详细梳理，臧否人物，褒贬行文。在“绪论”中，作者就研究意义、现状和方法

作出必要说明，明确主要问题，确立研究主体，统一词句译法，特别是对“日本遗孤”和“西伯利亚劳役”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别具新意，体现了学术的严谨性。2至6章以文本分析为主，以“从宏观到微观”、“从流派到个案”的方法，首先解析日本社会小说的发生与发展，揭示其文艺性与社会性交织构筑的“双重性格”，再将山崎文学置入其中，划分创作阶段，进行个案分析。在纵向梳理之后，作者将不同阶段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一方面着眼于作品本身体现出的语言、风俗、品格等审美情趣，另一方面细致剖析山崎文学的反战思想，最后总结山崎文学创作过程和创作内容的个性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在结论中，作者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山崎文学，“领悟人生真谛，发掘世间美好”。整部专著动态把握艺术特征，深入挖掘创作活动，合理诠释作品精神，正面讨论敏感课题，体现了学术精神和勇气。

《山崎》一书的特点有二：一是挖掘整理，二是批判继承。划分文学创作的阶段是作家个案批评的方法之一。山崎自1950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至病危床榻，仍笔耕不辍。山崎本人曾按作品题材将自己的作品分为“关西小说”和“社会小说”两类；青地晨、唐月梅等学者也有“三期”和“两个阶段”等划分方法。在《山崎》中，作者按照特点分类，将山崎60余年的文学创作纵向划分为四个阶段——“尝试期”、“发展期”、“巅峰期”和“暮作期”，指出各阶段长、中、短篇小说的起止时间、创作目的、作品内容、写作手法和社会影响，还对山崎未完成的遗作《约定之海》进行了介绍。这种分类方式获得学界认同，已被多次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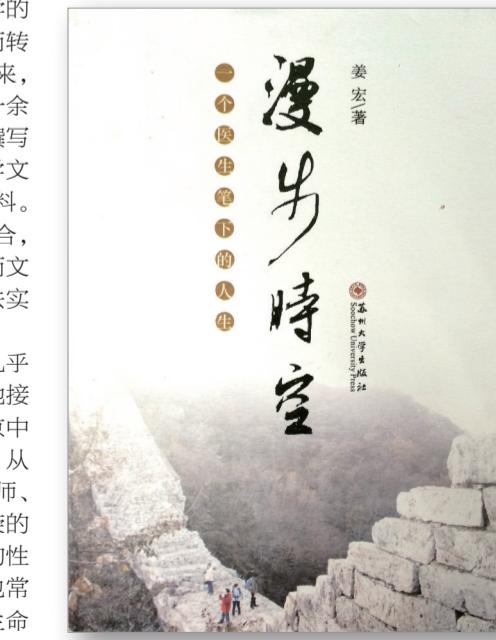
山崎的长篇小说人物众多，性格各异。特别是篇幅超过50万字、如《不毛地带》《不沉的太阳》等后期作品，出场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命运迥然不同，易对阅读、批评造成困难。为此，《山崎》作者精心制作了11幅长篇小说人物关系图，令读者一目了然，能够直观感受情节变化，有助于文本分析。而其附录内容——“山崎丰子年谱及相关事件”长达18页，所含山崎生平重大事件，包括文学创作的取材轨迹、小说、随笔、访谈、回忆录等作品的出版时间和载体，国内获奖情况，国外译介、交流情况等内容，是目前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最为详尽的山崎年谱，为学界的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山崎》作者敢于考证日本学术成果，“曾就山崎丰子作品人物关系图和创作年谱与日本阳泉社通过邮件进行沟通，对方诚恳地接受了我的修改意见”(后记)，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

在对日本现实主义题材文学进行批评时，通常会考虑作品的“政治倾向”，多将右翼思想

——读《漫步时空——一个医生笔下的人生》

□李梅健

# 生命的花开



姜宏教授的人生是绚烂的。他是一位名医，骨科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其专著《腰椎盘突出症——重吸收现象与诊疗研究》多次再版，是该医学领域的佳作。而在专业之外，散文集《谈笑往来》《穿越记忆》《杂话生书》和摄影集《纵横光影》不停地问世，生命之树在他的身上萌发出多姿的倩影，显现着袅娜的风情。而新著《漫步时空——一个医生笔下的人生》更是让人欣喜连连。

弃医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是不乏其例的。鲁迅的转行，几乎是家喻户晓，同时也让人备感敬佩。救国必先救人，而救人并不是疗其体魄，而是要强其心智。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此种跳槽，在那时并非是鲁迅的特例。几乎同时，鲁迅文学上的“伯乐”恽铁樵先生也经历了同样的人生转折，不过，他不是弃医，而是弃文。恽铁樵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难得的文学奇才和编辑大家，现在已淹没在浩繁的文学史料中，不大为人提及了。辛亥革命后，年轻的鲁迅深感这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的不彻底性，作文言小说《怀旧》投诸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小说月报》。这篇处女作，被主编恽铁樵发现，并公开发表出来，一时燃起鲁迅先生对文学的自信与热情。也几乎是在同时，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悄悄将《桃花劫》《伪新娘》两篇小说习作寄给了《小说月报》，不久即获恽铁樵的来信，对其大加赞赏，令文学少年张恨水感念终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有着难得的文学眼光的大编辑恽铁樵先生，在留下小说《工人小史》等少量文学佳作后，便弃文从医了。

恽铁樵的弃文，同样也充满无奈。当时在“五四”前夕，国家贫弱，医学不振，他的几个小孩均因未得及时